



## 生活志

## 冬去春会来

□侯为标

闹钟当当地催促，我睡眼惺忪起床，撩开窗帘时，听见窗外的风刮得有些生猛，像要扯下小区的每一片树叶。出门之前，匆匆给阳台上的流浪猫换水加粮。这么冷的天，可能让它们扫兴扑空，那样的话，难免有点残忍或者不近人情。

准备走路去上班。好容易推开单元门，北风迫不及待地“砰”一声把门关得山响，也把我灰溜溜地刮了回来。当机立断，老老实实换上秋衣秋裤，再抓起车钥匙往地下车库去开车。赶到办公室，见几位女同事穿上了羽绒服，脖子上围着围巾，一个个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和我邻座的同事小李要风度不要温度，穿得有些单薄，只见他搓手跺脚，恨不得把头缩进衣领里，那狼狈无助的样子，让人看着忍不住生出几分同情。

料到会冷，但没料到会这么冷，且这样突如其来，似乎还没有完全从夏天的炎热中走出，那种焦灼令全身着火一样的痛楚仿佛就在昨天。秋高气爽的日子姗姗来迟，还没有淋漓尽致痛快几天就急着谢幕，冷不丁一个跟头，直接一脚跌入深冬。没有缓冲，没有过渡和铺垫，像刚被人从火炉里捞上来，又一把塞进了冰窟窿里。

季节特征越来越模糊，四季分明的感受不再像过去那么鲜明，从秋天到冬天，仿佛只是喝几杯酒，抽几支烟的距离。曾经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为赋新词强说愁，经常在无所事事中感慨时间过得真慢，而今山一重水一重，尝尽了生活的五味杂陈，时间的碎片却在指缝中像泥鳅一样，越想抓越抓不住；一次次在时间过得真快的叹息中，不停地流逝的岁月达成和解。

晚饭过后，继续到湖边散步打卡，也许是天气太冷，平日里热热闹闹的情景没有如期而至，除了自己，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。耳畔只有沙沙的风声，几次差点把头上的帽子吹跑，树上枯黄的叶子，没有徒劳地抗争，而是一种飘哪算哪的听之任之。那棵巨大的枝叶繁茂的白杨树，短短的一个下午就变得满树凋零。还是因为风的缘故，平日在头上翩翩起舞的红嘴鸥，

也提前结束了它们的表演。天色越来越暗，我冷得打了个喷嚏，没有情绪再往前走，拍拍落在衣服上的几片落叶，将衣服拉链直接拉到脖子下沿，转身原路返回。

泡一杯绿茶，打开电视看一场无需“选边站队”的世界杯。无论谁输谁赢，和我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瓜葛，作为吃瓜群众，无非是看个热闹消遣时间。这时，窗外的一只流浪猫叫唤不停，在厨房阳台外的草地上失恋一样来回游走。担心它因为生病而引起身体不适，赶紧开个小罐头放在阳台上，准备开车带着它到宠物医院去看看。遗憾的是当我手要靠近它时，它又会胆怯地闪开，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。我有点失落，黔驴技穷一样摇摇头，毕竟它和我，不过是在阳台上蹭过几次猫粮的交情，渺小的善意，还不足以赢得它百分之百的信任，放心把自己的命运交到我手里。我们接受信息的波段不同，即便我对它是由衷的。

睡觉前，和往常一样到书房看书。但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阅读，已经让人有些沮丧，只要把书合上，立马忘得所剩无几。我被自己快速消退的记忆力吓得不敢。遥想当年，对白居易千字长的长篇叙事诗《长恨歌》喜爱有加，朗诵五六遍后，居然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。蓦然回首，对文字过目不忘的领悟，只能成为昨天的传说。

流年似水，年轻的雕刻让我知道，未来包括记忆、精力等都将不如往昔，我也在不断调低自己的欲望，过去那种渴望被认同、一次次尝试对迷茫人生突围的劲头在渐渐消减，对成败得失不再那么锱铢必较，虽然有的梦想好像才刚刚开始。

当然，时间的惯性不可能以个人喜好选择，何况正是季节的变化迭更，带给人及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。就像此刻，客厅阳台外的迎春花在不知不觉中开得意盎然，一簇簇爬上了围栏。那只流浪猫摇头摆尾在花丛中打滚撒欢。我触景生情，一股不期而遇的暖流涌上心头，盼着盼着，春天真的就快来了。

## 草草药

□胡乃明

俗话说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以前生活在农村的人，生活上极不方便，有时需要什么东西，一时半会很难买到。如果生病了，就更加难了。但是在农村的路边、河边、院边、树林里、竹林盘里或是山上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野草，乡亲们称之为“草草药”，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

小时候有一次，我咳嗽了，上街买药也不方便，妈妈就去挖一种叫癞蛤蟆草的草草药回来煎水给我喝，没想到第二天我就不咳嗽了。这种草在农村的路边、河边、田边地头都可以见到。它的叶子皱巴巴的，非常像蛤蟆的外皮，长得非常丑陋，不招人待见，没什么人喜欢它。癞蛤蟆草又叫蛤蟆草、皱皮草、荔枝草等。在中医眼中，它却是一种很好的药材，可以治疗一般的感冒、慢性肠炎等疾病，对治疗咳嗽及支气管炎有显著的效果。

农村的草草药遍地都是，常见的有车前草、紫苏、艾叶、淡竹叶、金银花、藿香、薄荷、马齿苋、桑叶、鱼腥草、折耳根、蒲公英、犁头草、夏枯草、香附草……小时候，当我有小病小痛时，妈妈经常会扯上一些草草药煎水给我喝，多数时候病居然痊愈了。草草药既节约了钱，又治好了病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采草草药很讲究季节、时令，端午节采集艾叶、菖蒲、淡竹叶，重阳节采收菊花，冬至节采摘桑叶等。民间流传端午那天，许多草草药成熟了，药味最重，药效最好，这一天随便在田野里扯几根草都可以用来做药用。艾叶是农村最常用、最常见的草草药。艾叶具有温经止血，散寒止痛，降湿杀虫的功效。端午节在农村家家以艾条菖蒲插于门楣、悬于堂中，可以驱邪辟邪，强身健体；用艾叶熬水喝，能理气血、温经脉、逐寒湿、止冷痛；用艾叶熬水外洗可治湿疹疥癣，祛湿止痒；用艾叶捣绒，制成艾条、艾柱，外灸能散寒止痛，温煦气血；用艾叶熏烟，能净化空气，对预防疾病的传播起到很好的作用。

时至今日，许多老年人仍喜欢用鸡屎藤、蒲公英、犁头草等炖肉吃，既饱口福得到美食享受，又清热解毒，使身体得到滋补，增强抵抗力。当然，草草药是不能包治百病的，专家也不建议自己扯来就用，毕竟去医院才是正道。

高中毕业那年，按理说钟平应该下乡到农村当知青。没想到的是，当年有了新政策，家里子女多的，可以选留一个在城里，家里人一商量，先不下乡了，说不定以后都不用下乡了。果然，后来城里的中学生都不用下乡当知青了。

第二年，钟平参加高考，成绩也还不错。刚恢复高考的时候，成绩要上了体检线后才能填报志愿。钟平参加了体检，也填报了志愿，眼见到了开学报到的时间，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。钟平一着急，就到省招生办去问，招生办一个老同志接待了他，了解钟平的情况后问了一句：“你下乡没有？”

钟平感到奇怪，这与下乡有什么关系呢？“是这样的，你的成绩正好卡在扫描头条二维码关注‘纵目’ 触摸人文德阳的温度”

## 人世间

## 麻雀

□宋强

麻雀其貌不扬，却不可小看。

在曾经轰轰烈烈的“除四害”运动中，麻雀作为“四害”之一人人喊打，一时间几乎绝迹。可几年以后，也就是我的童年时期，它们又奇迹般地“复活”了，且种群庞大，随处可见。掏麻雀、扣麻雀，是我们这代人儿时再寻常不过的游戏。

后来，它们又神秘地消失了，二三十年杳无踪影，以致于2005年我在秦岭火车站再次见到它们时，竟像久别的老朋友一样，颇感新奇，原来，它们只是跟我们玩了个“躲猫猫”而已。究其原因，大概与老瓦房的大量拆除有关吧！因为麻雀的巢，总是筑在老瓦房的瓦檐下。生存环境被挤压，它们或许就采取了易地谋生的方式。

差不多10年前，它们又凯旋归来了。情形一如当年，房前屋后，道边草地，到处叽叽喳喳。这才发现，它们已选择了新的巢居——楼房上的预制墙洞、篷架上的钢管孔洞等。或许它们念念不忘对失地的收复吧，竟能成功地逆

袭了世居的家园，看来确实有着超强的生存和应变能力。

非但如此，麻雀还是一群桀骜不驯的极端自由主义者。对此，我是有过切身体会的。

儿时，我像着迷一般迷上了养鸟，还用木棍和篾条做了个长方形的漂亮鸟笼。为了“绑架”一只麻雀，传统的方法是用筛子扣，但麻雀极精，在一番亢奋的过程中，要么箩筛空空，要么“噗”地一声，一道影子从眼前一闪而过，哦，飞了！

此时，老爸出手了。他手把手地教我一个绝活，用火砖搭建自动捕笼。这招绝了，麻雀们再狡猾，终究只有那点脑水，立刻遭遇了滑铁卢。我一口气布下三四个火砖捕笼，撒上谷米。放学后，脚踩风火轮似地赶回院里，只见捕笼悉数扣倒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拨开砖缝，探手擒拿，伴随着一阵猛烈的惊叫、挣扎和撕咬，麻雀们悲愤就擒。哈哈，首战告捷，一举拿获五六只！

鸟笼里一下子热闹了，我兴奋不已，

岂料接下来的情形却远远超出想象。麻雀们一直在笼底打旋，见缝就钻，一刻也不消停，不上杠、不鸣叫、不吃不喝……一两天下来，个个磕得头破血流，依然不屈不挠，直至最后奄奄一息。

包吃包喝包居住的“三包”日子，它们居然不领情？爸爸见我垂头丧气，拍拍我脑袋，知道了吧？麻雀火性子，养不活的。

现在想来，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抗争，以死相搏，才彻底断绝了捕猎者的念想，从而保护了它们后代的自由。由此看，麻雀色相平平，却不愧为鸟类中的精神贵族，很了不起。

它们是一群不起眼、赶不跑、养不活、还知名度极高的家伙。

长大后，我还养鸟，但麻雀绝对不养了。麻雀虽小，不可夺志。

## 老杨图说

## 小李的诊所

□文/图 杨轻抒

小李的诊所门前是几棵很壮的梧桐树——这基本等于废话，因为整条巷子都是梧桐树——应该有几十年树龄了。梧桐一老，就易张牙舞爪，虽然被人恶意修理过几次，但到了春天，依然新枝绿叶。入了秋，尤其是寒气温人的冬天，叶子落了一地，焦黄得让人想扫回去铺地。

小李的诊所就在一间农转非的小二楼，卷帘门，一楼做诊所，二楼……二楼曾经使用过，后来没用了。

诊所简陋。一张柜台，靠墙摆着品类不多的药，柜台外面墙角供着充当财神角色的关羽神像。不过那是市面上很常见的电子产品，不用真的烧香，只要通上电，灯一亮，关圣人就找到了温酒斩华雄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他摆关圣人就是做样子给人看的。

说二楼曾经用过，是当初小李的诊所好像还有一个护士小姐姐，长什么样我忘了，但确乎是有，因为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了铁栏杆，小腿血肉模糊，到小李的诊所贴药，是护士小姐姐给弄的，还说，现在的人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身上有点伤口就老是愈合不了，她爸也是。

后来小护士不见了踪影，诊所就只有小李了。

诊所甚至都没挂牌，卷帘门一拉，上面是一张A4纸，写着：“有事请打电话”，后面是小李的电话号码。

小李其实也不小了，只是长着一张娃娃脸，看着年轻。有时候我想，以他的基础条件，换身衣服，还是可以有几分帅气的。但是小李显然没有想让自己怎么帅气起来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我见的见的小李都是拉一把躺椅放到卷帘门外，屁股往里一放，摆起一副标准的葛优躺。

诊所的生意一直很一般，说冷清也行。大中午的，路过，见他躺在椅子上半眯着眼睛，脚前居然有两只麻雀不慌



不忙在啄食。

小李的医术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疑难杂症不一定在行，但一般的头疼脑热在他那儿就不是个事。我发现他开药有3个特点，一是每次都会咄一声扔给你一板头孢，二是一般开两天就是6小包装，三是价钱都不贵。我印象里最初是13块，现在好像是30块了。

别人怎样吃药我不知道，但我好像每次都只吃一天就算了。因为好了，所以每次都浪费一半的药。他的药似乎每次都差不多，看着也不奇形怪状，我怀疑他是不是藏着只有自己独到的、比如过去那些廉价管用的药，那可能是起效的关键。

忽然有一天，小李就有了一个女儿。有时候，他也抱着女儿在诊所玩，我算是看着那小姑娘慢慢长大的。现在很少在诊所看见了，按时间算，应该上小学高段了。有一次听见邻居和他开玩笑，说有女儿以后小李勤快多了，小李嘿嘿地笑了一声，说，养女儿要花

钱哩。

为了女儿，小李诊所的卷帘门几乎每天都是开着的了，不像过去经常找不到人，要么在喝酒，要么可能在哪里打小牌。现在诊所的卷帘门一直开着，晚上很晚了还看见他在门口晃。

我一直觉得学医是一件很诗意的事情，虽然有段子说“劝人学医，天打雷劈”，但像小李这样，不太为生计愁，又能解人病痛，虽然比不得士大夫所谓“不为良相，即为良医”那么高大上，但我总感觉这是一件干净的事情，甚至是一件按老人们说的，积德的事。

距诊所百米是社区医院，但挨着医院开诊所，好像小李并没有什么压力，街坊居民似乎更习惯来找小李开药。而且这段时间，找小李开药的人特别多。早上过去，看见排一长队的人，戴口罩，1米线；晚上路过，门口还排着一长队的人，戴口罩，1米线。

看见小李在柜台里笑呵呵地给人包药，他也戴着口罩。

扫描头条二维码关注“纵目” 触摸人文德阳的温度